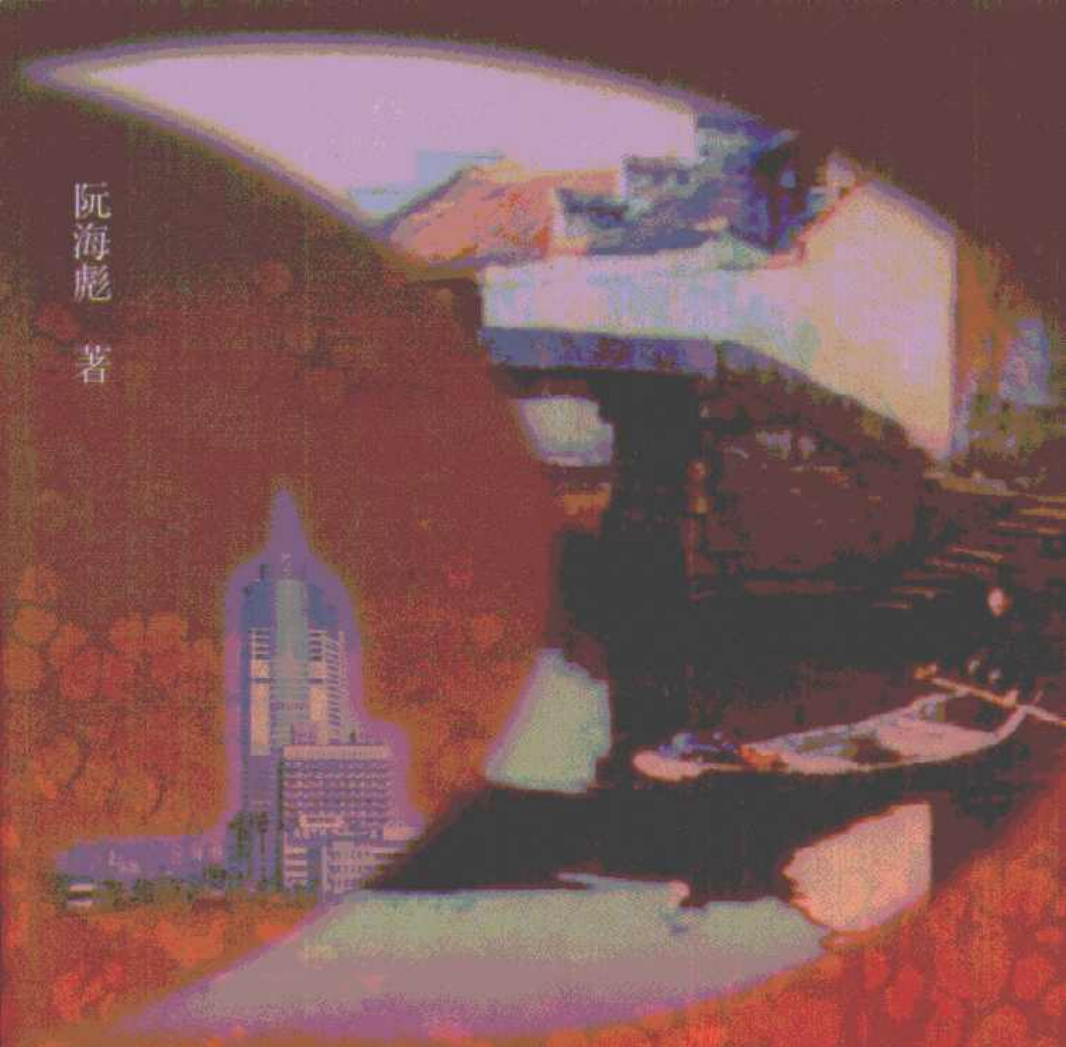


阮海彪 著



一品香
遗址上的
台阶

秋

华夏出版

617

2247-57

R596

一品香遗址台阶上的秋

阮海彪 著



A0929954

华夏出版社
200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品香遗址台阶上的秋/阮海彪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ISBN 7-5080-1904-0

I. 一… II. 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32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75 千字

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定价:1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九六八年秋天，当人们在一品香茶馆遗址的台阶上缅怀赫赫有名的白相人王炳生的英雄业绩时，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个秋天，王炳生给予我祖父的奇耻大辱。

一九四七年那个枯叶飘零的深秋，我祖父邵思危正倚在柜台前面对萧条的街市对自己的家财进行着绚丽的遐想和辉煌的谋划，后门竹篱笆外一声吆喝，彻底震碎了他的如意算盘。

祖父推开沉甸甸的红木算盘，慌慌张张向后门趋去。新筑的篱笆外，几个黑色的身影在猩红的太阳下显得额外沉郁。

“当家人！当家人呢！”稀疏的篱笆外，一声粗壮的嗓音从竹篱间杀进，“啥人叫你们自作主张搭

篱笆的!”

祖父打开竹篱门，三四个白相人堵在门前，为首的那个正是穿玄色香芸纱衫、把衬里的白绸衫袖子翻出三寸宽的王炳生。

“你是当家人？”王炳生狠狠地喝问，焦黄的手指伸向祖父鼻尖。

瘦小病弱、略带几分书生气的祖父以一个落魄文人的机警正在寻思大名鼎鼎的王炳生的来头，却从眼梢里瞥见我那年轻父母的腿骨在打颤，于是他只能绷紧不太直的脊梁骨挺身而出了。这时我父母才新婚三个月。

“什么事？”祖父怯怯地问，尽管显得镇定自若、彬彬有礼，但他微微哆嗦的嘴角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慌失措。

“鸡巴啰唆！”王炳生两眼一瞪，“啥人叫依搭篱笆的！拆，拆了！”

聪明的祖父马上以一个生意人的头脑抓住了问题实质。他堆上笑脸刚想详尽阐述他只是在自家房屋后的空地上搭建篱笆时，直觉得腰眼被人顶上一根冰冷的家伙。祖父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手，于是他顿时眼前发黑毛孔失禁放了只浓浓的响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祖父邵思危的脑屏上立时展现出分明写有他名字的牌位在烛光中隐约，于是他深感自己的饶舌，并为自己的不识事后悔不迭。却听到“扑哧”一声笑。他睁眼看，一个被叫作小麻皮的青皮后生正朝自己嘻嘻哂笑。定睛看，人家手里并没握手枪，只是抡着一柄折扇在萧瑟的秋风中向自己送来阵阵凉风。祖父瞥一眼身旁显得莫名其妙的儿媳妇，白净的脸上立即笼上了深重的红晕。

“拆！拆！拆了！”王炳生挥挥手，“今天就拆，现在就拆！”限时限刻下达完命令便带人扬长而去。

完成以上叙述，我意识到我应用了小说创作中最落套的手法，即用一个惊险或恐怖的场面吸引读者取媚读者。但作为一个深谙

当今创作观念之变异的作者，我取此伎俩实乃出自无奈，因为我知道，要完成这部人物繁多、事件杂乱、时间跨度几十年的作品，除应用这个场景作为小说开头别无他法。

一九四五年秋天，我祖父变卖了家乡的几分薄田，怀着弃文从商的人世心理，携我父亲来十里洋场淘金。其时，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已呈现出抗战胜利后的繁荣，淘金者蜂拥，一时闹起了房荒。

祖父知道，凭手上这点资产，市中心商业区哪有自己的份？经多方辗转，由朋友秦先生撮合，才在老城区靠近黄浦江的那地方找到一个还算热闹的场所落脚。

听秦先生介绍，附近有位米店老板，在当年日本炸弹落下的废墟上造了几幢临街平房，适宜做铺面。祖父赶紧前去看。那房子新落成，纸筋石灰未干，水电倒齐全。询问房价，米店老板开价十六两，一厘不能少。十六两黄金对一介书生无疑是大数目。但见左邻右舍一些捷足者已开出店面，并明摆出店多成市的趋势，再加房后有一大块空地可展鸿图，祖父追利心切，忍痛割出十六条小黄鱼，顶进了我家现在居住的这间宽三米许长八米多的瓦顶平房。

顶进房屋后，身无薄技的祖父根据秦先生建议，开了家主营碗筷缸髹兼营香烛锡箔的杂货店。

自从得知这间细梁单墙、薄薄的石灰墙上不时露出大块泥团的房屋来历后，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明白“顶”这个概念。直到有一天我读了那个地皮大王犹太人哈同的发迹史，才理解了当年这种普遍流行的租赁方式：用高价买下居住权却不包含产权。

我不明白这种租赁方式，是因为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祖父不明白后门这块空地怎么成了他人的，是因为他粗心大意没在契约上写明这块地皮的归属。

眼睁睁送走这批鱼肉乡里的强梁，祖父心急火燎赶往五开间门面之外的米店询问。米店伙计告诉祖父，陈老板陈万兴已于三天前外出开码头去了。

祖父问陈老板什么时候回来。伙计说不知道。于是祖父感到事情的蹊跷和棘手，于是祖父灰白的脸上罩上了凝重的沮丧。

这一夜祖父没有睡踏实。

翌日清晨，祖父一改卸下排门吃早饭的习惯，正在黑咕隆咚的店堂就着兰花豆喝酒冥想。但没等他想出什么高妙办法来对付王炳生的勒令，后门外再次响起了闷雷般的吆喝声。

“怎么了耳朵聋了！不轧轧苗头，现在是啥格日脚！”

祖父慌忙起身，却把一只精致的景德镇酒盅摔成了八瓣。祖父应声出门，王炳生脸色铁青怒不可遏，两眼圆睁吞得进活人。他身后那几个敞怀撩袖的凶神恶煞更显得急不可耐。

“什么，什么事？”平时伶牙利嘴的祖父这时成了结巴，那张因彻夜不眠的灰白瘦脸连连痉挛。

王炳生显然对祖父的明知故问大为恼火。他抽紧眉头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一对暴鱼眼鼓突出：“什么什么？”王炳生连续问了十几声“什么”，那声喝问由响至轻最终含糊成一片变为一团痛苦的呻吟。于是我祖父知道眼前这位雄霸一方的地头蛇的不满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于是他堆下笑脸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央求缓几天。

祖父说，缓几天吧缓几天等陈万兴陈老板回转问明情况就知道了。

然而，没等祖父详细说明他当初是如何跟陈万兴交涉的以及陈万兴此时正在数十里外的朱家角明后天就可望回来，王炳生身旁那条形影不离的影子早已蹿上篱笆猴子似的吊在竹篱上荡起了秋千。我祖父邵思危眼看着自己精心栽下的篱笆被那人压折，心痛使他不顾廉耻央求起十五六岁的青皮后生小麻皮。殊不知，祖父的恳求却被小麻皮看作一种鼓励，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把篱笆摇晃得更剧烈更酣畅更加忘情。祖父不甘心在没搞清问题之前就让人拆了篱笆，情急之中他不知高低不顾死活动手去拉小麻皮。

但他那只白弱的手刚搭在几乎粘在篱笆上的小麻皮那瘦削的肩，我祖父突然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不许动”！祖父回首看，怒目金刚的王炳生举着一支乌黑锃亮的手枪正对准自己干瘪的胸脯。他万万没料到王炳生这次动了真家伙，于是他两眼一黑仰天倒去，幸亏我父母眼敏手捷拦腰托住了他，否则他也不可能活下来给我讲这个耻辱的故事。

那天，在我年轻父母边哭边喊边掐人中的忙乱中，王炳生及其同伙始终在旁边不慌不忙有板有眼收拾那片竹篱。他们把青色的竹笋从松疏的泥地里一根根拔出，然后怀着对劳动的仇视和厌恶拍打着粘有尘土的衣衫骂骂咧咧喜气洋洋离去。在他们忘我的劳动中，差点气绝身亡的祖父清晰地听到几声欢快的口哨声，它就出自那个泼皮后生小麻皮之口。



我 记得青少年时代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祖父反反复复不下数十遍跟我叙述以上难忘的经历。其时祖父已上了年纪口齿不清记忆力十分差劲。他经常把几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掺杂在一起，而且绘声绘色说得煞有介事。但只要有人提及王炳生，昏愤的他便立即精神抖擞思维敏捷，那情景犹如瞌睡朦胧的麻将好手听到哗骨哗骨的骨牌响。尽管在有关王炳生的故事里他总是扮演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

祖父的这些精彩故事却使我对大扁头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

自从我听到这些故事，也就是说，自从我看懂眼前这个脸色萎黄眼睛近视神形猥琐鼻下老拖着

两条脓状液体的大扁头就是小麻皮的儿子，我对这个小我两三岁发育明显不良的小男孩便产生了矮人三分的感觉。一方面，我觉得我害怕大扁头，远远看见他趿着鞋片眯缝着眼睛摇摇晃晃走来，我就会感到腿弯酸汪汪的要淌眼泪；一方面，每次看见大扁头我总会想起祖父那个屈辱的故事，同时心里总禁不住想：那天祖父你为何不操起菜刀跟王炳生拚个你死我活！纵然王炳生有真家伙令人望而生畏，那么为何不对狐假虎威的小麻皮砍上一刀！亏你还有脸跟我讲这种事。因此，由于这种心情，我对大扁头的感情变得非马非驴错综复杂。在童年乃至青少年这一漫长岁月，每当大扁头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我便心悦诚服地一味称颂他巴结他，但下意识里总禁不住伸出痒痒的手掌在他神采飞扬的扁平脸上扇他一巴掌。

有一天，正在笑嘻嘻描述什么的大扁头果然被我狠狠掴了一巴掌。大扁头被我打得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我也被自己的冲动吓得魂不附体手脚冰冷。为掩饰自己的失态，我只能红着脸吱吱唔唔地说：你说得太精彩太让我高兴了。

我记得这一天是大扁头从一个昏愤无知的顽童出落成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小流氓的前几个月。

其实，那天我祖父面对我惊慌失措大放悲音的父母心里倒豁然开朗幡然醒悟了。因为我祖父深知，在这种情景下与其挑明事端不如装聋作哑。因此，三天以后，当陈万兴陈老板笑嘻嘻地从当时稻米集散地朱家角风尘仆仆回转，我祖父看见他时故意低下头佯装不见。而从此，祖父便把这个整天笑咪咪一副与世无争泥菩萨模样的邻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直至廿多年后那场政治风波从天而降，祖父在临终之前总算报了一箭之仇才死后瞑目死而无憾。

半年后，精明的陈万兴陈老板果然在我家后门那块空地上筑

起了一批简易平房。这些房屋紧密相连。不久一个王姓外来户择其三四间临街平房开设了一家茶馆。这茶馆也取了个当年十分流行的字号：一品香。从此这些廉价平房便成为英雄豪杰们虎踞龙盘之地。

自从那个苏北人开设的茶馆出现在这一带，一品香作为一个特殊名词出现在这一带老孺口中。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对私改造中，茶馆那三四间平房已被分割成十多间民居住进了十多户居民，一品香这个光辉不朽的名词依然不时出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的言谈中。

一九六八年以及以后几年里，我和我的同龄人就是经常坐在一品香茶馆遗址的台阶上谈天说地纵论古今的。也就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王炳生这个具有传奇色彩、异常深邃异常复杂的人物走进了我的生活。

动笔之前，也就是说为了书写这部小说，我曾经私下里作过类似民意测验的社会调查。调查目的是为了解王炳生在这一带的知名度。经初步估摸我了解到两种情况：从年龄上看对王炳生的熟识度出现了两个年龄段，他们是我的父祖辈以及我的同龄人；从性别上看男人比女人似乎更熟悉王炳生。这是一般情况，在我同辈中男人们几乎人人皆知王炳生，而女人们知道王炳生的则寥寥无几，即使知道也不过蛛丝马迹一鳞半爪。

因此说，王炳生这三个字，按照一本破破烂烂无头无尾的古书《说唐》里的说法，我们早已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了。

一九六八年仲秋一个秋高气爽秋阳高照的午后，我们一字排开人分三等坐在一品香茶馆那三级光溜溜的石阶上谈古说今。这时候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土黄色的军帽。那时候不管男女老幼不管天寒天暑，普天之下的头颅非得扣上一顶黄军帽才觉得神气觉得时髦才会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乎人人头上都生了癞疮，漫山遍野盛开起一朵朵黄蘑菇。出于对蘑菇可望不可及的企盼，聚集在

一品香台阶上的我们自然讨论起摘蘑菇的种种方案。然而就如每次讨论都照例会遁入王炳生的轨道，这次我们也说起了王炳生当年如何如何的故事。在我们中间最喜欢说王炳生的是德保，其次是茅塞和我。

那天，由于摘蘑菇的失误——我们非但没有抢到一顶军帽反而被人追杀了几条马路幸亏我们中有人急中生智喊起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流氓的雅号，那些手拿匕首、铁棒、扫帚柄狠追的人们以为我们真有来头才停止追赶，我们才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屁滚尿流得以逃脱。我们穿过几条冷冷清清的马路拐过几条空无一人的弄堂，当确认已甩掉了尾巴我们才敞开衣襟有气无力朝一品香走去。

我们默无声息坐上凉丝丝的台阶，任凭清爽的秋色慢慢敛去身上的黄汗。当人们缓过了气确信已无危险时，德保从贴肉的衬衫袋里掏出一包八分钱廿支的生产牌香烟。十五六岁的德保拆开被汗水浸泡得韧劲十足的包装纸，弹出一根根白条条犹如发棒糖似地向大家撒了一圈，然后自己叼上一支划亮火柴狠吸一口，那种一气呵成的麻利劲宛如五六十岁的“老枪”。一连喷出几个不成圆圈的烟圈，德保面无表情偶有所感地嘿嘿冷笑几声。我们知道德保的冷笑是他发难的先兆。德保朝茅塞悠然吐口烟以至那些淡淡的烟雾琳琅挂在茅塞那张凹凸不平的丝瓜脸上好久才使其露出庐山真面目。吐过烟后德保开口说了。他说：毛头毛头你怎么想起喊阿必大的你！那时茅塞还叫毛头，茅塞还是以后叫开的。阿必大就是茅塞在情急之中大叫的那个远近闻名的大流氓。我瞥一眼低头顺目耷头耷脑坐在最下一级台阶上的茅塞，偷偷为他的失态感到难受感到无地自容。

“嘿嘿。”茅塞尴尬一笑，一副傻样子故意显示出听候舆论发落的宽宏大量。

此刻，十五六岁的德保由于他的机敏勇敢他的侠骨忠肠和他的驾驭舆论的能力照例享受坐山雕的待遇——坐在最高一级台阶

上。

“毛头，你什么人不能喊为什么要叫阿必大！”德保冷冷地问。

大家知道德保对某人某事的某种看法大有盖棺定论味道，被他嘲笑过的人至少请在三天之内免开尊口。我们期待着德保对茅塞的乱打旗号进行尖锐的批评从而彻底杀灭茅塞的威风。殊料，德保吐了口烟后老气横秋叹息一声便把话题引向了“过去”。德保提起“过去”必定提及王炳生，不过他从不指名道姓而称“那个人”。“那个人”就是王炳生。王炳生就是“那个人”。因为他们家跟王炳生有几十年的冤仇。

德保说，以前也有抢军帽，不过不是抢军帽而是抢那种很值钱的呢帽铜盆帽，而且不叫摘蘑菇而叫什么抛顶官。这话作为一句不可多得的开场白德保接着讲起了“那个人”抛顶官的故事。

现在每到冬天，我觉得头上冷嗖嗖的因而想弄顶帽子戴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茅塞这个故事。现在我把故事复述如下：

若干年前有些冬天，公共租界里外白渡桥桥堍下每天麇集着一批衣衫褴褛脸呈菜色骨瘦如柴浑身冻得瑟瑟发抖的瘪三。干这种当时叫作“拉一把”的营生的有老有少。具体操作是：帮助那些负荷过重的黄包车老虎榻车或推或拉送向桥顶，然后向那些车夫索取一两个铜板或角子。

在那些寒风砭骨的冬天，那个人也即王炳生终年混迹于苏州河畔那些桥脚下。他专找那种衣着华丽身躯肥硕头戴簇新铜盆帽的乘车人以及那种衣衫单薄两腿枯瘦黄汗直淌的拉车人帮忙。每次作案时他故意装出大气迭出，把车推到桥顶从车夫手上受宠若惊接过一两个铜板，只等车夫握紧车把转身向桥下冲去的刹那间，他看准那些圆亮肥油脑袋上那些呢帽铜盆帽，悄悄探手抓住帽沿就往反方向飞奔，之后往弄堂里三钻两窜，转眼之间就换来足以吃喝几天快活几天的钞票。

“黄包车充军一样向桥下冲去，还刹得住车！”德保说。

这时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茅塞突然拍打起自己干瘦的大腿连连大喊精彩，他说：“有劲有劲太扎劲了精彩！”

看茅塞这副傻样我实在品不出那故事有劲在哪里扎劲在什么地方。茅塞的狂呼倒使我想起德保的张冠李戴。没记错的话，抛顶宫的故事实在出自尚未找到靠山的小瘪三小麻皮的手笔而非早已成为一方霸主的白相人王炳生的作为。因为从常识论，王炳生不屑于这种小打小敲的营生。那天，只是出于对德保这个王炳生权威的顺从，我不便提出我的质疑与之进行心平气和的商榷。

德保说完故事便戛然而止仿佛有意留出空白让人们去填充去回味去思索。

在大家沉思默想之际我实在想不出那故事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次日中午，当我偶见洋洋得意骑在一辆自行车上的茅塞头戴一顶崭新的军帽时，我才隐约觉得那军帽似乎与德保的故事有什么关系。不过我觉得那军帽呈草绿色而不是土黄色，草绿色的军帽总有冒牌嫌疑而当时被认可的正宗军帽是那种土黄色。但不管怎样，看着神气地抖动羊腿骨的茅塞，我还是禁不住眼热得连连咽下酸涩的唾液。



现

在想，德保所以能在我们中间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除却他的机敏他的义气他的能说会道主要还缘于他家与王炳生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和难解难分的冤仇，其次便是他拥有独多的王炳生故事。

祖父仙逝后我掌握的有关王炳生的种种逸闻轶事都是从德保以及他父亲那里批发来的。

一九六八年以及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去德保家。我们在德保家吹牛抽烟喝酒——偷喝德保父亲浸泡着中药材的血红的五加皮。其实这样喝酒不能算喝只能算抵因为喝多了被德保父亲回家觉察了可不是玩的。通常我们手举着那只盛满红色液体的玻璃瓶，一个挨一个秩序井然地凑

在嘴唇间轮流沾一口。等一圈人个个过了瘾人人脸上涂上一层不知因兴奋还是酒精引起的红晕,德保才侧转脑袋摆出不在乎的样子问:“差不多、差不多了吧?”见大家认为差不多了,他郑重其事接过酒瓶,然后举着瓶子放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横看竖看,直至他觉得他父亲看不出破绽他才安心地将五加皮放进菜橱,然后更大度更豪迈地说起他感兴趣的话题:王炳生。

德保父亲有时下班回家见我们好好待着没有外出闯祸,在宽慰之余他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每次讨论初始,他总要倚老卖老对我们大加训斥,并顺便对有关王炳生某些容易混淆视听的故事作些拨乱反正有错必纠的工作。纵观德保父亲对王炳生的评介,我似乎觉得他的感情倾向评述语言恰恰跟我祖父相反。也就是说,在德保父亲眼里,那个赫赫有名的王炳生算不了什么简直是一钱不值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而他本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能永远是一个小脚色但包括王炳生在内的所有的大亨都偏偏奈何他不得。

当时德保父亲在一家熟水店兼茶馆店的老虎灶工作。据说当年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茶馆店他都落过脚当过差。时间呆得最长的要数城隍庙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茶楼,最呆出风光的要数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茶室。

我记得,那时德保父亲最喜欢说的是他与王炳生延续了几十年的不屈不挠的斗法。说起来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德保家是因为些许鸡毛蒜皮跟王炳生结的怨,不像我们家与王炳生结仇多少含有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类大是大非的大问题。

德保父亲说,当年他从乡下来此地居住时根本不知道对面住着一个强凶霸道的白相人。一天,他母亲也即德保祖母在那狭狭的走道上生煤炉。是因为天潮因为节约柴爿还是因为刚从农村初来乍到不知道如何使用煤炉,总之,那妇人一连生了几次火都没有

生旺炉子那炉内倒释放出一蓬蓬呛人的黑烟。正在孜孜不倦努力着，对面一扇窗里突然冲出一片尖利的童声：“放毒啊，要毒死人啊，无法无天啦！”

德保祖母以为是哪个小孩在跟自己逗乐，没介意继续生自己的炉子。但她没有料到就此得罪了人而且差点惹出杀身之祸！那天，德保祖母正为生不旺炉子懊丧从而更努力投入更多的湿木屑，弄堂外窜进一个男孩。这男孩蛮不讲理飞起一脚踢翻炉子，幸亏德保祖母闪身躲过才没有让火星溅瞎眼睛。

“作啥，作啥啦！”宁波老太又惊又怕大声喊叫。

德保父亲听到母亲大叫窜出门外就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他虽初来上海是个老实巴交不明事理的农村后生但毕竟是个自尊自爱的热血青年。他一把揪住那个坏小子要把他摔个嘴啃泥。

说到这里德保父亲义愤填膺满脸正气用宁波官话骂了声：“娘希匹烂棉絮一团不经打！”说着威风凛凛撩起宽大的袖子露出一截精白干瘦皱皮疙瘩的胳膊。我瞥一眼那段非男非女多少有点纤细娇嫩的胳膊插嘴问：“那年小麻皮几岁啊？”德保父亲皱起眉头略加思索爽爽快快地回答：“约莫十三四模样。”

十三四岁的男孩要是发育迟缓身高体力差不多还是个黄口稚儿。就如我现在虽然思想成熟爱憎分明但终因躯体上毫无发育迹象以至于外貌形体还像八九岁的顽童。于是我点头表示小麻皮是应该被摔倒的是可能被摔倒的是必须被摔倒的。

小麻皮刚被摔倒走道顶端立即响起一声如狼似虎的吆喝声。随即那里奔来一个横眉立目身穿黑色短打一副白相人模样的人。那人一露脸德保父亲就轧出了苗头心想不好了闯穷祸了。说到这里德保父亲一再解释：我不怕他一点也不怕他怕他不是人生的。德保父亲捏紧拳头摆出从电影里学来的美国水兵打扑克辛的架式说：“我准备跟这个瘪三强盗贼骨头白相人打一场拚他妈个你死我